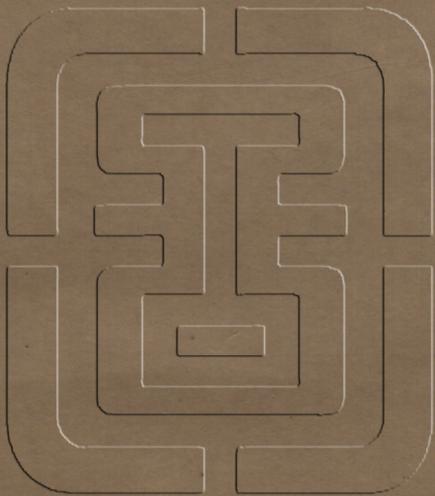




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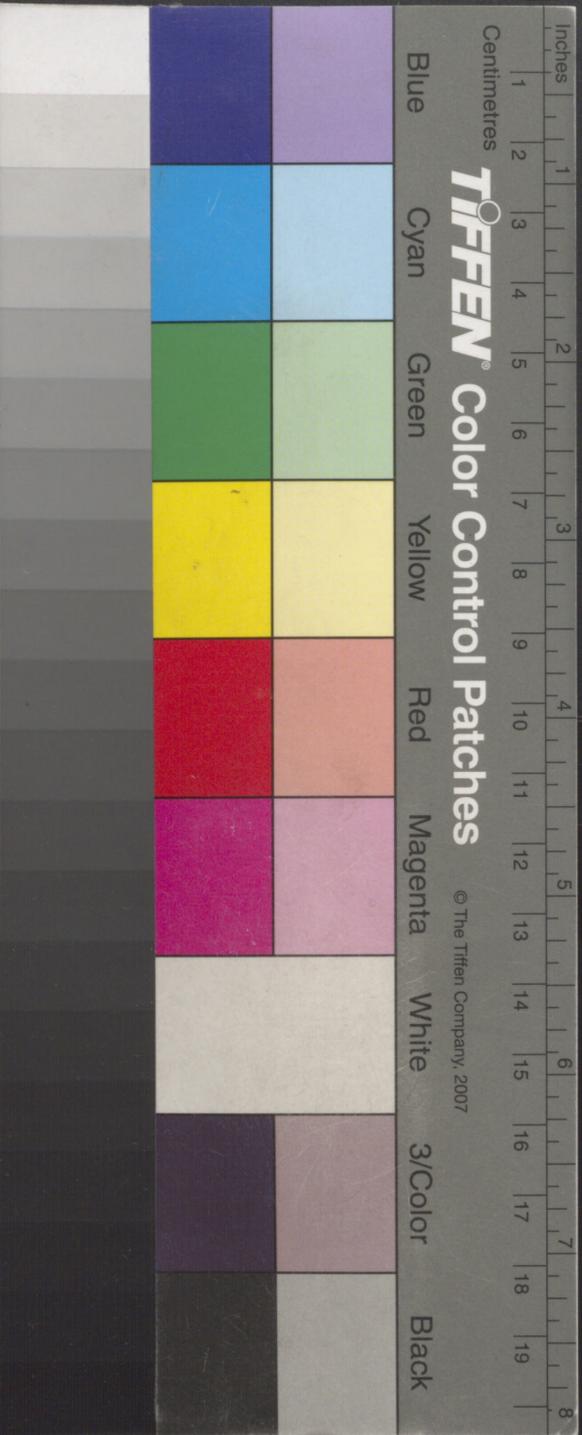


樂

城

集

一七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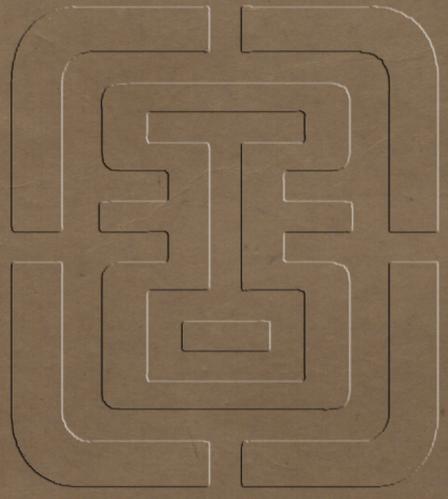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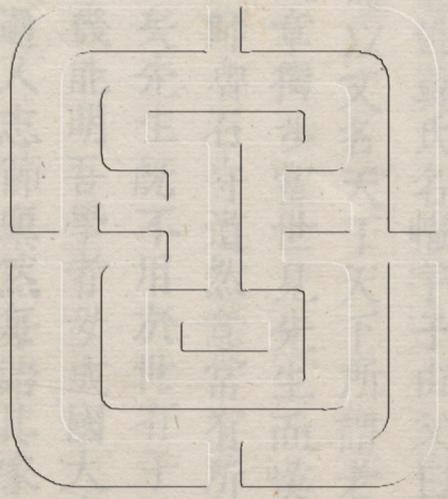
3/Color

Black

續後集卷十一

頤頤堂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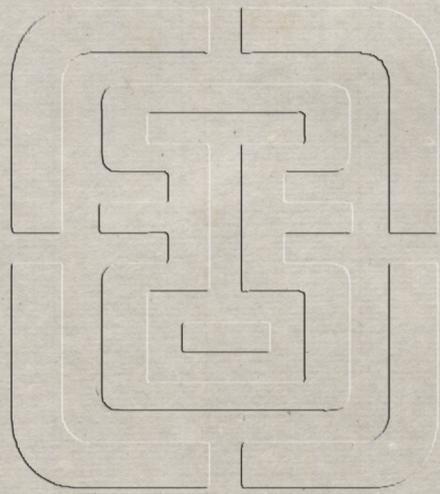
不出去而... 忠公以文章... 矣獨喜尹... 文子意足... 之曰是庶... 讀書明識... 吾忘報年十九來進七釋為二十...



樂城後集第十二

穎濱遺老傳上

穎濱遺老姓蘇氏名轍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隱居
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
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子閱文士多
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
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
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毋成國大夫人程氏亦好
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
吾忘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觀



策之於廷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曰陛下即位三十年餘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羌作難陛下晝不安生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失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踈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

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十數歌舞飲酒侵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恃敕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然考官司馬君實第

以三等范景仁難之蔡君謨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為不遜力請黜之上不許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弃之天下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軍事推官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求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哂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未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樂道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是時先君被命

修禮書而兄子瞻出黃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三年于瞻解還轍始求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及除喪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轍以書言事即日召對延和殿時王介甫新得幸以執政領三司脩例上以轍為之屬不敢辭介甫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為之謀主轍議事多悟一日介甫出一卷書曰此青苗法也諸君熟議之有不便以告勿疑它日輒告之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乏困非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

錢富民不免遺限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費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則漕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劉晏之功可立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當徐議行之後有異論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曾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為本錢行陝西漕司私

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介甫意合即請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初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唱陽叔不深知也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皆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博笑知所遺必生事迎台然莫敢言者輒求見陽叔陽叔逆問君何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入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綱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實郵

諸路事無所不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爲
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祥寬卹等
事如范堯天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
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貧將不許行君無過憂對曰公
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若
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
郎位之初命天下監回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
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予乞催之惠卿覺
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
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

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會張文定
知淮陽以學官見辟從之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復三
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文定發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子
瞻以詩得罪轍從坐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
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爲之傳老
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爲之注司馬遷作
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
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爲古史功未及
究移知歙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祕書
省校書郎明年至京師除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

馬君實呂晦叔等欲革弊事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
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中外憂之輒言曰先帝臨御
僅二十年屬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
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
近世無與此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
民爲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
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
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
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
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我萬民天下聞之知前日弊

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德聖繼之以泣是以皇帝
踐祚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
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
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
問蹇周輔等命命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
廷以爲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
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耻二者均皆有罪則
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
共知也今朝廷旣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
之將復使變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

之意將以體貌大臣待其愧耻目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醜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爲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爲非耶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爲是皆先帝所爲而非吾過也夫爲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矣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此簡策大臣旣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

橫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爲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人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而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遂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爲恨呂惠卿始譖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後勢鈞力抗則傾陷介甫甚於仇讎世尤惡之時惠卿自知罪大乞宮觀自便不預貶竄輒具疏其姦請

加深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黷之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為人不達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恤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下介市以其私說為詩書新義以考試天下士學者病之君實改為新格而勢亦難行方議未定轍言自罷差役至今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况役法關涉眾事根柢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算剩大約足支數年若且依舊顧役蓋今年

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趣今冬成法來年役以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又言進士來年秋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傳聞四方不免惶惑詩賦雖號小技而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可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揮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或出此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天下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為學以待遷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為晚也皆眾以為便而君實始不悅矣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輒言白三代常祀

一歲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州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蕪饗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饗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爲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遵用此法最爲得禮自皇祐以後九祀明堂或

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二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

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
奏入不報然輒以爲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
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
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
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
宮次享大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
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
於遍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
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
之遠矣至七月上將親郊輒備位政府乃與諸公共

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爲當初神宗以夏國內亂
用兵攻討於熙河路增置蘭州於延安路增置安疆
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國雖屢遣使而未脩職真二年
夏始來賀登極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
有請地之意然大臣議弃守未決輒言曰頃者西人
雖至而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
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
覺其意恐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今若又不許
使其來使徒手而歸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
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

邊壘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
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議苟避棄地之名
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已自便并社稷之
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弃守皆不免用兵棄則用兵
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遂以地
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
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算已多昔漢文景之世吳王
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
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
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晁錯之謀欲因

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
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
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
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
決近於柔仁景帝則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
之計禍發旣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
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旣速未及旋
踵已至交兵鋒刃旣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
日雖食晁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弃之策與文帝
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宣喻執政欲弃者理直

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熟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太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戎別致猖狂弃守之議皆不得其便於是朝廷許還五塞夏人遂服轍尋遷起居郎為中書舍人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既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隄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

河為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汴淀又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為中書相轍聞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隆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比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其為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

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沒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畜藏之計酒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捨由已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成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

部亦億矣兩司旣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無益於筭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脚與外江綱船之類一經擘畫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初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脚雖減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願船運糧其費特甚重復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况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

朝廷重遠近制卒不能改尋又言臣謹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恐合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昧死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胄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它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它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大半權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

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况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它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舉輒以三司舊職分建它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它司以辦集爲效則不卹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才智之

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為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

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冒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為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

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料制遂令般
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
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
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
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九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
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
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監
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
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
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

工部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
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朝廷以爲然從之惟都
水監仍舊轍自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
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
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
再却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
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派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
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全左選吏至數十事
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
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

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屬官皆莫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爲也卽與之儀議之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尤致紛訴維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爲然遂申尚書

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俟它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卽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卽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攘以爲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求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求壽與三省吏數人興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卽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惡爲上名所壓者卽爲擬出上各於它司開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卽自尋監搯入省曹之類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微仲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洵洵微仲既爲御史所攻求壽

亦以恣橫賊汙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衆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嘉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即命轍代爲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爲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能誦服伏琴賦等虜中類相愛敬者

樂城後集卷第十二

樂城後集卷第十三

穎濱遺老傳下

還朝爲銜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搥搯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爲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亭宣仁后疑不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竊觀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

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有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

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德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莫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

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垆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米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難去君子絜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觀其設意本非漢

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踈蹠若無所措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

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觀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主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又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主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國舍施設

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旣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誠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臯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旣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後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迹可見之爲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

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火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弛張改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

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朝廷施設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消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也臣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

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視
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
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
臣順朝廷招求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
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覩爭
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
豐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
無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
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衙前民間
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

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
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顧顧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修
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顧法先許得差州縣
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
顧法雖在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爲
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
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
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
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
人戶不免恣怨至於中等昔旣已自差役今又出錢

不多顧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顧法上下二
等忻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臣請且借畿內爲
比則其餘可知矣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
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法旣行諸縣手力最
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
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
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
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
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朝廷之法
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顧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

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蠲鄰路鄰州而不及
鄰縣人戶願出錢顧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
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
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
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
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見於心
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
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諺議待時發以搖撼衆
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
修之無倦苟民心旣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

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豈不
休哉然大臣估權耻過終莫肯改比轍爲執政三省
又奏除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
書進呈不允祖禹執奏如初左正言姚勔亦言不當
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謂諸公且候邦直命
下然後議此如何皆不應及簾前微仲奏諸部久闕
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
執政上有黽俛從之之意轍奏前日除李清臣給諫
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宜仁后曰奈闕
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工

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
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
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互進黨類氣勢
一合非獨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難耐何矣且朝
廷只貴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闕
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轍
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爲
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
前後界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轍上
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

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適亦召還本
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
遑安况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
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
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爲左右
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
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
迹危甚莘老昔爲中司臺中舊僚多爲之用前後非
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旣以罪去微仲知轍無它
有相安之意然其爲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

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
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
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
不決明年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
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
倨慢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乃復
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約疆議未定先以
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
而熙河將佐洮育种誼等又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
堡夏人隨卽平盪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又擲招

蕃部千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
乞罷育誼更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爲是面
大臣主之轍而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壞其資任
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
德音宣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與
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嘉須至
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
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
若專聽其所爲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嘉之罪只
如韓維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

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欲
害之也宣仁后極以爲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
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搆所爭崖巉殺人
三日而退乞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急移近裏堡寨於
界上修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
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
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
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常用朝廷頓與夏
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
中爲界此理最爲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

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

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

鋪十里為草地非所賜城寨指謂延州塞門義令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

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

抹取直夏人黽俛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

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

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

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

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須欲不

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

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

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橫來相嘉勢不得已然

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

不得休將奈何諸公乃許不後熙河之計明日面奏

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它處作

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

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

不直轍曰熙河師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

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為方今堡寨雖或可築

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

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嘉，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埃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為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為名，殺六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下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戒救邊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入足以為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

功若不戒，敕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嘉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州市，使沿邊諸路為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臣趙高、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為例，議出於高。熙河斥其不可，議久不決。而高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請國事，親舊得失不宜置胷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

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
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轍自爲
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爲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
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
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爲不可
去輒於殿廬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
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
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淤合
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復能久若埃漲水已過盡
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徹去鋸牙

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不知此言
奈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
至大難以臆斷轍曰彼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議參之
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轍具奏前語且曰
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卽併力修完北隄然
後徹去鋸牙庶幾可也近至都堂二相遽批聖語曰
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
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
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北
淤填時微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

流已得水惟隄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
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闕村樊村等三
斗門遇河水泛溢即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
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
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即塞此
二門貼築西隄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
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
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蹇時且免
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
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

北添進五七埽緝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埽緝約
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緝數
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晉河門百五十步臣知
安持意在回河改進馬頭之名爲晉河門即不許安
持計窮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擘畫皆回
河意耳臣昨已令中書工房問水監兩事其一勘會
此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
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見
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
隄岸北京順水隄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淤斷

漲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
兩問猶未答便即施行實太草草后嗟歎又之深以
所言爲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仲曰蘇轍所
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
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
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河朔被害無已
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
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
終不能決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

漲水之後流河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問吳
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安知河水不自
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况它人乎轍又奏曰
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
塞自當淤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
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峻微倖萬一成功如
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
所向及軟堰旣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
遣使按行可否利害后復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
脅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况使者暨往乎姑

別議之可也二月徵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諭之徵仲
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
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尔亦可入日
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
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徵仲即日
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來至今
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第一次
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
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揮除兩河
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

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鷄爪河八日轍以祈穀
宿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徵
仲為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徵仲
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
荒堯夫為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徵仲議
定乃定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
不從議於皇儀門外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
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
意轍與徵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撫許冲元乞
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口堯夫奏乞令許將

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爲然旣行上特宣諭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爲便方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與河議仲馮木文潞公吳冲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卽用李邦直爲中書侍郎

鄧聖求爲尚書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州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閣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行於體爲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竇氏中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

邦直獨曰此可為後法今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為邪說以扇惑群聽輟論之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為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

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之墮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其它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酷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

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天下恐懼
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愷弟之政
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
群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
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
不言天下至今臆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
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
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
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
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旣獲

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朋君之所務
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
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
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
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
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再謫知
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
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
弟相遇中途至雷貸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即
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後徙岳州已乃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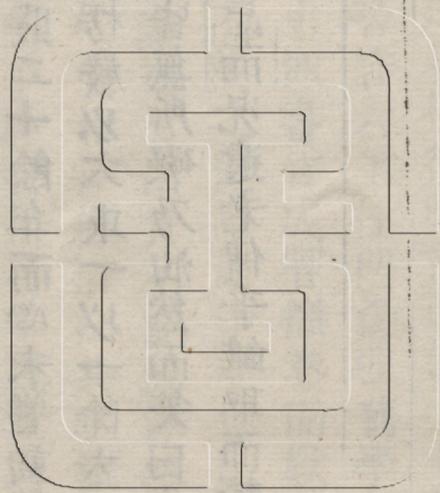
舊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
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筠
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
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嘗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
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
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
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納祔於其廋雖遠不忍負也以
是累諸子矣予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
中舊書得平生所爲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
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間得失耳何足以

語達人哉昔子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有一二衲僧
游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
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動然猶未覩夫實
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
雖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
夫一猶可忘而况遺老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

樂城後集卷第十四

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一首

維元祐某年歲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孫
嗣皇帝臣謹再拜稽首言曰臣聞聖人之興默契天
運昔真祖仁祖之際章獻臨御歲周一紀實能協和
神人以綏靖國家逮我聖考蚤厭萬國惟末小子未
堪多難則亦聖祖母躬受其艱始終九年臣民以寧
社稷以固欲報之德未獲其所惟周人以諱事神以
謚易名明詔聖德以示後嗣庶幾不忘世以為憲恭
惟大行太皇太后實天生德作合皇祖無私如天溥



愛如地內自宮省之祕外薄華戎之廣丕冒德澤以
生以成昔在景德北戎弗若時則烈武參定大計師
次澶淵克遂有功南北底定垂九十年民獲養生送
死功書鼎彝澤加于後及我仁祖將援宣孝以奠天
位亦惟慈聖實以從母先識潛德凡于室家施及朝
廷元豐之末天地震裂疾方彌晉羣公卿士拱手相
視罔知所措而大策中定與天爲謀肆時冲人實生
神器惟幄旣施號令時叙稽于衆庶庸一二老政無
舊新以便民爲先人無戚疏以守正爲用故士耻奇
衰民知嚮方耕田而食遂底于今兩賜小愆責躬非

食飢饉時告振廩輟漕憂世之心常若及人賴其賜
神享其誠熏然和平無大戕害閒修咸平之政太弛
逋責中外所釋以千萬計飢寒者以衣食流散者得
以安處歌舞之音流于遐邇人恃和時肆猾姦一聞
信義然知畏迄無一言之爭夏人恃遠更出侵擾一
被恩德屢畔仍每卒爲乞盟之計雖燕處子中實大
又千萬邦究觀設施莫見其朕惟約心以公自二王
一主洎于外家均遇法無僥倖之求處躬以儉自飲
食服器至于宮室取足于用無華靡之飾雖履大位
以天下養歲月之奉子弟之薦猶視長樂之故是以

貴戚近習相視而愧元臣耄者聞風而歎不言而化
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漢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舊儀
具在司每自抑畏置而弗舉受冊之禮當在文德也
而退卽於崇政明堂之賀當在集英也儀止於東閣
將成宣光則原廟之設自處於治隆將損任子則族
人之恩下比於列辟凡輕於約身而於違禮推之庶
政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臣夙遭閔凶未習師保之訓
提携閱閱若農之望歲誘之以詩書之樂滋之以勸
講之良示之以聽納之寬導之以決斷之明久而弗
忘遂以成性方將率德以自廣致養以盡誠而命之

弗知哀恫邦國臨朝惘然未知攸濟易月之制既弗
敢違因之期茲復以告是用博訪于卿士受命于祖
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數舉敢
因古人一惠之義益以累朝四謚之法庶以盡子孫
之誠而慰海內之望謹遣攝太尉右光祿大夫守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汝郡開國公食邑六
千三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臣呂大防奉冊實上尊謚
曰宣黜烈太皇太后伏惟靈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
廟祐賁子太史沒而不亡永永無極於乎哀哉謹言

進謚冊文劄子一首

每城後集 卷十四
三
臣奉勅差撰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并謚書冊謚寶者臣學以病衰書無師法受命震恐久不成章然念項自元祐之初召還諫省漸更侍從復預丞弼前後八載未嘗一日不在朝廷耳聞號令目覩風化躬侍帷幄親承德音其於大行太皇太后聖德休功實稍究萬一况近者因稟呈謚法復面承聖訓稱道盛美多昔所未聞雖文詞鄙拙不足以稱陛下追崇聖母孝思罔極之懷而直紀事實略無一詞稍涉虛美施之四方可以無愧其冊文謹先繕寫進呈謹進

改園爲陵山陵手詔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受遺稱制保佑眇躬勤勞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報奄棄東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未惟平日謙恭之至意每避先后臨御之常儀逮茲遺言止以園陵爲號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愛戴之誠心宜詔有司易園陵爲山陵餘恭依遺誥

擬答西夏詔書一首

鴻惟祖宗燕覆中外眷爾西夏號爲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享爵秩之賜雖叛服非一而懷柔有常頃朕纘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釋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冊命之使方還冠攘之兵已發將吏憤怒卿士獻言請

興問罪之師以詰稱亂之故朕念爾在位未久勢不
自由有臣弗率衆則何咎遂命戢兵以埃尋亦款塞
自歸仍念兵禍以來諸族咸弊是用棄四寨山川之
廣昇每歲賚予之豐開懷不疑施德過厚方晝疆而
會議忽掃境以乘虛再犯誓言專求小利罔念自焚
之禍屢出無名之師眷彼遺民皆吾赤子姑勅邊吏
止為保境之謀亦許兵間勿拒悔禍之請今觀所奏
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從我始來處之順豈不爾容
然尚託詞鄰邦失誠請之意多求邊壤非欵伏之宜
蓋中國舊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詔不係可還况復本

國前後背誕之餘難執向來委曲聽從之命應今來
所奏乞除延州寨門寨本非所賜已指揮鄜延經路
司依前後朝旨分晝及通遠軍定西城東北界見有
漢蕃兵民住坐去處已指揮熙河經路司依前後朝
旨興夏國商量分晝可差官前去熙州議定其餘並
依所乞仍候晝異了日依例別進誓表然後常貢歲
賜一切復初朕本推誠心坦無疑間雖經反覆猶示
寬恩尚恪守於信言庶永綏於蕃服

擬殿試策題二首

元祐中
準備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緒上觀三王下覽漢唐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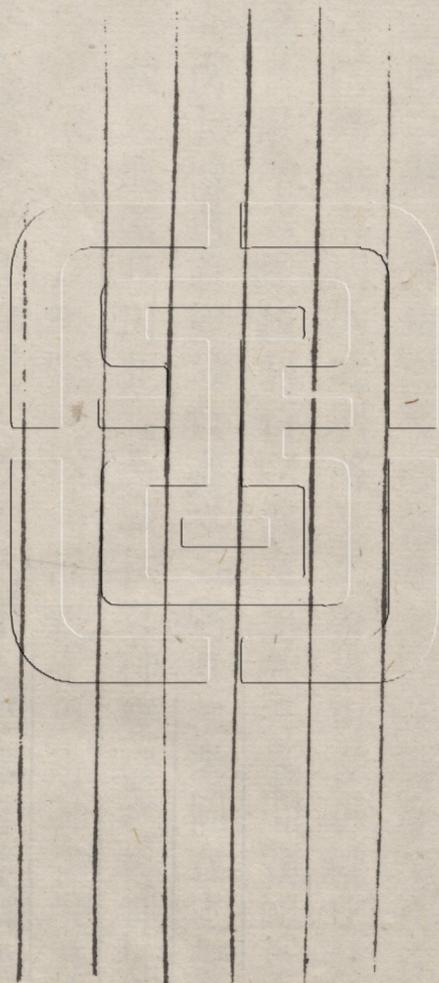
其爲治之實商周之際其政成於禮樂而以法令輔之至於漢唐其術一出於政刑禮樂雖設而非其所以爲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於上習俗成於下後世有不能繼者然其治亂盛衰朕蓋有疑焉自三代聖賢之君沒而子孫陵替亦與漢唐無異豈禮樂刑政之効遂無以大相過耶今自祖宗創業積之百餘年間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縣循理兵民安業大盜不作四夷馴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絕唐者祖宗何術而饒此哉雖然朕夙夜東朝祗服明訓居安慮危若蹈泉谷水

惟近歲之治維散利施惠以調窮困而民日益貧雖勤身節用以阜財賦而官日益匱役民之力將以厚其財也而民或告病馭吏以寬將以責其耻也而吏滋不肅河決而西導之使東費不貲矣而功不就羸弱不振招之使來謀既久矣而約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當慮也予大夫明於古今其講之詳矣侍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則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術則士之所當知也其悉心以陳勿畏疑朕將親覽庶幾有補焉

朕惟天下之治湏才以濟凡吾左右前後之臣皆儒

者矣每三歲一舉所取必累數百猶懼草野之中耆
舊好學之士有或遺焉而不用者是以親策于廷子
大夫幼而習之長而欲行之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凡
平昔之所懷而欲效之于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
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大學之士動以千計
四選之士員累數萬而臨事須才或患不足引而進
之則官冗於上抑而排之則士壅於下將制厥中其
道何由子大夫身處其間而有不知其說者乎蓋唐
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今設官之衆
數倍於古蓋尚有可并省者矣古語有之省事不如

省官信如斯言則士又何以處之子大夫其推言本
統以開釋朕意



樂城後集卷第十四

樂城後集卷第十五

擬合祭天地手詔一首

元祐中撰

朕惟周禮王者親祀天地歲無不徧故郊丘有南北之辨禮樂有同異之別降及漢唐事與古異禮文寢盛費用增廣旣難躬行以徧享遂於三歲而親祀事非周舊禮適時變故致齊之日躬見祖考圓丘之饗兼禮天地蓋將因此盛典咸秩百神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故祖宗以來常祀從周而親祀周唐神祇顧享中外蒙福百有餘年矣乃者元豐之中禮官建議將舉三代之故而革近世之宜見上帝於南郊禮皇地

於北壇二祀特舉議與周合然而享廟之制尚從變
禮先帝法古從衆始命親祀北郊如南郊儀仍具上
公攝事之禮朕踐祚臨祭於今八年既已再見昊天
求嘗親奉神媪惟父天母地不可以獨疏故以人揆
神凜焉而夕惕博謀多士參訂輔臣或欲郊祀之歲
先行方澤而大禮之舉併在暮年仲夏之時憂於暑
雨或欲以夏至之祀施於孟冬而考之前王初無此
制併舉大事勢終難行或欲天地之祀互用三歲而
祀天廢地情既未允以卑略尊禮尤非順國之大事
朕何敢專是用存先帝之新儀昭示稽古之訓循祖

宗之故事一本公情之實將來南郊合祭天地並以
百神從祀皆如熙寧十年以前舊制其元豐六年親
祠北郊及上公攝事儀注並令太常寺檢尋元勅如
法收藏仍備錄前後文案送國史院及令三省條件
合用舊典令禮官詳定議注聞奏

論合祭天地劄子一首

時已自復上

臣伏見禮官等同議合祭天地之禮其間有以合祭
為非者轍考之禮義參之古今竊謂以合祭為非者
皆按禮而未窮義據古而未達今者也何以言之天
子父事天母事地自生民以來未嘗事父而遺母事

天而遺地者也周人之法王者一歲親祀天者四親祀地者二當其時禮文簡而儀衛少又未有肆赦推賞之煩蓋一歲六祭而不爲勞故雖天地別祭而不爲闕也自漢以來事與周異故武宣之間已三歲然後一郊間歲然後一祠后土矣雖禮文殘缺不可復詳然三輔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語至平帝元始之初合祭之議始見光武因而行之其後或疏或數或合或別皆無常制不足取法惟唐天寶初始定以三年冬至帝皇合祭天地於圓丘祀前親享太清宮及大廟於是三年一郊而始祖祖廟天地百神無不咸秩

變禮之得實始於此本朝一祖五宗監觀前世議定郊祀而以唐制爲是因而行之逮今百有餘年鬼神享德四海蒙福則其效槩可見矣嘗竊原祖宗之意蓋以謂三代舊典時異事異不可復行然而先王遺法則不可廢是以著之通禮每歲使有司攝事以示無忘古初而天子親祀則定從三年凡今三年一郊蓋已非三代之舊則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蓋不當復議矣元豐三年議禮之臣不達此意枉以三代每歲別祭之儀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禮其說初無它義惟有殆非求神以類之意一句遂於四年有

昔北郊親祠並依南郊仍修上公攝事之儀六年南郊遂罷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舉其議始於黃履而成於張瑛先帝重違羣臣俛而從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踐祚臨祭於今年既已再見昊天而未始一見皇地事天而遺地有事父而遺母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遠故中外有識之士咸願復舉祖宗故事合祭天地從以百神以逆無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願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時施宜之意毋徇諸儒執禮拘文之說斷自聖意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元祐會計錄叙

此本有六篇時與人分撰後又不果用

臣聞漢祖入關肅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強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後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又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并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

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
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
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
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
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
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
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
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練然常若有餘及其
列國欵附縣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以
畜金弊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

懷服契舟二患旣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
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
於是詔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
而上清昭應集禧景靈之功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
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
爭章獻感悟沛然與遂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
事以幸天下然而異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
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
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
西戎旣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

物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收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強兵富國之計有司奉承遺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瘳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賦度大率

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羗胡外亂遂以失此國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

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
 矣然而空價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
 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
 臣願得終言之凡計會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為
 別有五一日收支二日民賦三日課入四日儲運五
 日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
 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
 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普王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
 之它書以備覽觀焉臣謹叙

收支叙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則九年之蓄可跂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計
 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
 者五萬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八萬錢以千計者四千
 八百四十八萬除米鹽錢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
 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納絹以匹計者一百五十一
 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四
 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求計者七
 百九十九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
 歲之入不足以供之一歲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

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輒求之朝廷待內藏米鹽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媮歲月可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犬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謹視出入之節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又安物盛而用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矣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

曹郎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

人矣景德為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議郎一百二

十七人景德中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一百

四十八人景德為今為四百二十一人矣諸司使二

十七人今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一人今為

一千一百一十八人矣供奉官前九十三人今為一千三百

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

七人矣之吏六十八人今為一百七十七人矣其餘可類

推不敢過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

朝義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

合而一官秩併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
 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
 室官之吏衆可以法節也祖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
 埃闕則補否則循資已矣不妄授仁宗末年任予之
 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
 四歲神宗之始宗室祿免之外不復推恩祿免之內
 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
 違舊法不可善也而况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
 疑當世亦莫之非向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眾人之
 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

實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
 文使見任者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妄之
 十年之後事有聞矣賈誼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
 治必為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賦叙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
 嘗以為言而為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為之愈詳而民
 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
 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
 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

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
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反兄擅弓劍
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
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許產養馬蓄馬
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
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駟民不堪命
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
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
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棹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
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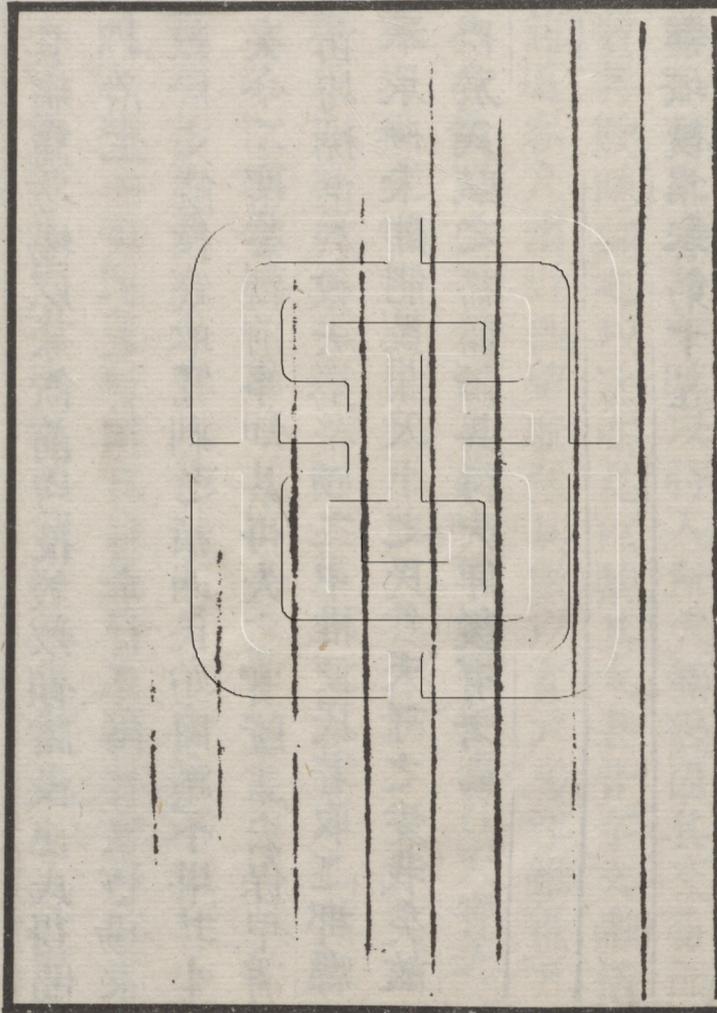
足秋省歛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
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
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
納之勞比贊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
自私而入公者率輸一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
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
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
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蓄器械之數未有一知
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一不能制其貧富而能
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

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壤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晦審肥瘠以定賦稅之人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次私隱崇告許以實

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歛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強校之民數之戰陣以衛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還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舊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

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二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祐以前自役在比衛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究

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饋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史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取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鑒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旣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饋之中推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卽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樂城後集卷第十六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劄子四首

臣伏見兄軾近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以臣備位
 執政不敢復居要職比雖受命仍奏乞候過坤成上
 壽再乞外任伏念臣頓蒙誤恩擢居丞轄才微德薄
 常有負乘致寇之憂但以遭逢聖明恩德深厚未之
 所報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伏改兄軾逡巡
 退避不敢安職於臣私情莫違寧處況復兄軾才高
 行備過臣遠甚不唯眾所共知抑亦聖鑒所亮兼臣
 自蒙擢用今將半年雖日夜勉勵終無所補若使兄

軾得安處侍從論恩講讀正其所長未必無補於聖德也故臣以謂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賢不可使實避不肖區區愚懇竭盡於此伏乞聖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義臣不勝至願冒昧自陳取進止

黃臣自聞兄軾相次到闕即欲上章避位意謂恐涉援引兄軾之嫌今者竊觀朝廷擢用兄軾首冠禁林經筵眷遇之意可謂至重榮名厚祿亦云極矣雖愚無知豈

復更有僥倖無厭之望臣以此不敢復避小嫌令兄軾不安其職伏乞聖慈體察早賜施行

第二

臣竊以君臣之間譬如父子中有所懷不當不盡臣近以兄軾為臣備位省轄不敢安職援引故事力求補外臣丙緣長少之義外量賢愚之分冒瀆聖聰欲求一郡以厭公義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與軾既非同官不須回避臣退而思念聖恩隆厚不以兄弟並處要劇為嫌略去形迹責之實效臣等雖復捐

軀何以爲報然而兄弟孤遠愚拙寡援前後進用皆出聖造臣既預聞國政兄復首冠侍從一家寵榮朝臣未見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則羣言可謂上則陰譴可虞既兄弟未可並退而臣自知才氣學術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軾稍安於位竭力圖報庶幾有補於國而無害於家耳區區之誠非復矯飾伏乞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取進上

第三

臣忝備執政無補萬一而兄軾自外召還以臣故不敢安處要近力求補外臣比以長少之宜能否之分

再歷肝膽乞守郡自効以安私義皆面蒙聖訓不允所請雖再三干冒已不容誅而區區寸誠終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萬歲壽況臣遭逢恩寵倍常是以未敢復有所請欲俟過聖節即伸前懇伏乞聖慈特賜鑒察取進止

第四

臣伏以兄軾近自杭州召還爲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軾臣備位政府避嫌請外臣亦再上章自陳以謂朝廷若以長幼論之則當使弟避兄若以才否論之則當使臣避軾事理至順意必見從而志淺言輕不

蒙聽察兄軾近已蒙恩除知頻州雖聖恩深厚曲遂其請而緣臣忝冒致之外徙不惟私意有所未順質之公議尤曰非宜況臣供職以來於今半年雖勉強自將而毫髮無補又妨賢路心自不遑欲乞聖慈諒臣誠心非有矯飾持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干冒宸嚴不勝戰汗隕越之至取進止

舉王鞏乞外任劄子五首

臣伏見御史中丞鄭雍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前任中憲日舉王鞏不當臣伏自念臣昔薦鞏本緣方今人物衰少借其才有可採謂宜洗濯瑕疵稍加錄用

朝廷因此過聽除鞏大藩臣雖無欺君之言終有輕舉之罪人言不已情實難安伏乞聖慈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取進止

第二

臣昨以鄭雍楊畏言臣薦王鞏不當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羣議尋復見諫官虞策與臺官安鼎亦論此事內虞策所言與鄭雍楊畏不甚相遠惟有安鼎謂臣欺罔詐謬機械深巧不速譴責恐臣挾朋誕謾日滋日橫信如鼎言則臣死有餘責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以舉官不當乞行朝典不敢復與鼎辨別曲

直然鼎頃與趙君錫賈易等同構飛語誣罔臣兄軾以惡逆之罪嘗與君錫等同上殿奏對上賴聖鑒照察知其挾情虛妄君錫與易即時降黜惟鼎今在言路是以盡力攻臣無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聖慈憫臣孤立無援早賜責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復煩瀆聖聽則臣死生幸甚臣謹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陳家居待罪之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惡言見及伏乞聖慈體察

第三

臣適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尋面奏以臺諫有言理合回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德音宣諭臺諫所言止是舉官不當一事令臣具為朝廷安心供職臣仰服聖恩察臣無他過惡便合祇稟訓詞不當再有陳請然臣備位執政而舉非其人國有成法在臣則當奉法以率衆於朝廷則不冝曲法以私臣況臣比年以來再任言責每有論奏不敢觀望以此仇怨滿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慄雖無人言自當引去今羣言未已其鋒可畏若不蒙聖恩諒臣此心許臣補

外實恐橫被攻擊立見顛隳臣已不敢復入東府見在天壽院聽候指揮伏乞聖慈愍臣窮迫早賜施行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第四

臣今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不允陳乞外任詔書一道仍傳宣聖旨令臣早赴省供職者孤危之迹以外為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獎惟知感泣然念臣兩任臺諫因緣言事仇怨甚多今輕舉之罪雖蒙寬貸終恐難以自安伏乞聖慈察臣危懇檢會前奏早賜開許再三瀆天聽無任惶惧戰慄之至

取進止

第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仍傳聖旨令臣赴省供職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尋具劄子復申前請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蓋將稍息煩言免致上瀆天聽俯伏竢命今已三日未聞報可憂懼實深尚冀聖慈察其孤慄畏人之心恕其再三冒聞之罪檢會累奏早賜施行則臣死生幸甚取進止

乞賜張宣徽謚劄子一首

臣伏見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贈司空張方平始

以傳學高文名冠多士終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練
達政體信虛發遭遇聖明眷禮隆異每用其輒言效
見當世其所不用皆有驗於後當熙寧變法之際與
大臣議論不合引就外補年方七十懇請致仕杜門
不出十有餘年觀其始終動合典禮有古人大節然
性本渾朴不近名譽臨終戒其子孫不許請謚立碑
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臣昔少年識方平於成都一
見以忠義相勉其後兩從奏碎分燕師友竊以謂約
身殺禮雖人臣執謙之美而誅行易名本人君追遠
之義况自方平之亡臣親聞德音許其忠直竊見故

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謚者皆因奏請特詔禮官定議
以示褒勸伏乞聖慈以臣比奏降付太常寺於其家
取索行狀依例施行取進止

貼黃本朝翰林侍讀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兼

祕書監贈太子太師楊徽之翰林學士承旨

工部尚書宋祁此二人身亡皆不請謚其後

參知政事宋綬為徽之請謚曰文莊翰林學

士承旨張方平為祁請謚曰景文伏乞付有

司檢會施行

立皇后制書劄子一首

臣昨日躬聽制書伏承太皇太后陛下上皇帝云皇帝陛下奉承

臧公選賢淑下逮側微明建中宮以助內治羣臣在

位無不忻歡臣每因進見備聞德音知采擇之艱前

後經涉二歲所訪何止百家逮茲成命聖心勤止臣

今日偶以在告不獲隨衆面致懇誠不勝區區激切

惶恐之至

論黃河軟堰劄子一首附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三省同奉
聖旨北流軟堰依都水監所奏候下手日光將檢計
到功料奏取指揮竊緣臣從來都堂聚議常以謂軟

堰不可施於北流利害甚明蓋東流本人力所開闢

止百餘步冬月河流斷絕故軟堰可為今北流既是

大河正溜比之東流何止數倍見今河水行流不絕

軟堰何由能立蓋水宮之意欲以軟堰為名實作硬

堰陰為回河之計耳朝廷既已覺其意則軟堰之請

不宜復從昨已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謂昔

先帝因河決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隄防未立每歲

不免決溢之患蓋小小決溢是黃河常事本不為大

害而數年前朝廷議欲回河王孝先吳安持等因此

橫生河事昔北京以南黃河西岸有闕村等三河門

遇河水決溢卽開此三門放水西行空地至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坐聚無大危急只自建議回河先塞此三門又於西隄作鋸牙馬頭約水東流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緣此水勢卧東故去年東流遂多於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說非徒無利實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漲分入兩流一時之間稍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卽生淤旣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已見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問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安知今年河水不

自北太皇太后宣諭曰水官尚如此言餘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來安持等因河流稍東乞於東流添埽五七緡稱此機會不可少緩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揮多添埽緡壅遏北流不爲穩便卽乞指揮所增埽不得過元乞數然時方河水掃緡皆不到地所稱機會悉是妄言安持等旣未得如意卽又奏乞此流河門只留一百五十步蓋北流河門本闊三百餘步今若塞其大半河流旣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堅壯不可動挫則漲水咽怒必爲上流之患京師以來皆未免憂也若所塞浮虛漲水一至隨流蕩去人

工物料無慮數百萬頃刻而盡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謂河水必北而不東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漲水之來徐觀河勢所向水若全東則北流不塞自當淤斷水若復北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朝廷作事務在萬全若行險傲倖萬一成功此則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安持等既見前計不行則又要橫截北流以為軟堰見今北流稍緩安持等矣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盡留使臣人工物料積漸增卑撩淺即是用河上諸婦人力般土填河數月之後積土成山不與知見今河淤孰為多少名

欲分水實是河決不可許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曰水官猶不能保河之東北時暫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別商量臣奏曰臣迫於異同之論故乞遣官若出自聖斷只朝廷商量亦無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縱令水官結罪待其敗事然後施行於事何補臣奏曰誠如聖旨昔修六塔河先責李仲昌狀其功不成隨即責降此是富弼等當時謬政不足復用今來聖旨極為允當臣退復思之嘗聞頃歲北流河門闊十餘里水

而闊七八里今來河門止闊三百餘步蓋水官數年以來煙塞大河一至於此使洪流不安誰任其咎又東流河門止闊百餘步每年漲水東行已有滿溢之懼今復欲併入北流理難包畜遂指揮中書工房令作畫一問都水監至今未有回報朝廷欲作軟堰當候問得此二事委無妨礙有實及臣等看詳實有利無害乃可施行若不待報遽降依奏指揮必恐有悞國事雖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揮然已令依奏下手則是邪說已行必致驚動叅聽且貽後患伏乞聖慈特賜詳察降此議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俟

臣叅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當一方生靈被害非細臣時暫在告心有所見不敢默已干冒天威其俟誅譴取進止

工房畫

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水面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

一勘會東流河門見今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堤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今來北流若果淤斷將來漲水

東行係併合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

盡

貼黃看詳軟堰之義吳安持等本只是奏乞
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勢如更有減落即令
用軟堰權閉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揮
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為未當
兼將來敗事安持等得以歸遇朝廷尤為不
便臣忝預執政只合每事反覆商量不當獨
入文字只為此命一行臣自度叅假之後必
不敢不爭已行之命顯異同之迹非所以示

天下故須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
乞未施行

論軟堰申三省狀

右轍今月八月以式假不預進呈公事竊見中書省
錄黃北流軟堰事三省同奉聖旨依都水監北外都
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將檢計到功料奏取指揮
竊緣轍從來於都堂商量以謂軟堰不可施於北流
利害甚明兼曾於正月二十八日面奏蒙聖旨令別
其商議聞奏今來八日指揮愚意實未以為然況轍
時暫在告心知不便難以緘默已別具論奏謹具申

三省所有八日指揮乞未行下工部俟叅假日更別
商量取旨謹狀

論御試策題劄子二首

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
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臣竊料陛下本
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
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
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為悅
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
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變者矣臣請

為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
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
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
訓練諸將備備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
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戔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
六色之錢以寬雜役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
凡如此類皆先帝之聖謨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
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當何
世無之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
聖人之孝也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

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察其失代之以寬豈第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羣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明肅太后臨御覽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翹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許創僕廟之議朝廷爲之洶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

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旣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臣不勝憂國之心冒犯天威并俟譴責取進止

第二

臣近以御試策題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尋具劄子論先帝所行善政見今遵行者自己非一其間

事有過差元祐以來隨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孫孝敬之義未審陛下以臣言爲然否然臣竊觀自陛下親政於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聖意誠謂先帝舊政有不合改更自當宣諭臣等令商議措置合自宰臣以下未嘗略聞此言而忽因策問進士宣露密旨中外聞者莫不驚怪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爲子弟有不預知而亟與行路謀之可乎臣聞兩喜必有溢美之言兩怒必有溢惡之言善怒不忘於心而以議天下之政必有過甚而不平者朝廷雖有今昔之異其實一家欲有所爲當愛惜事體豈可如

仇讎之相及惟患不速也哉頃其元祐初七議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隨改隨復數年而後稍定臣於此時初爲諫官後爲御史每言差役不可盡行而河流不可強遏上下顧望終不盡從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祐之政也蓋知事出忽遽則民受其病耳議者誠謂元豐之事有可復行而元祐之政有所未便臣願陛下明詔臣等公共商議見其可而後行審其失而後罷深以生民社稷爲意勿爲此忽也則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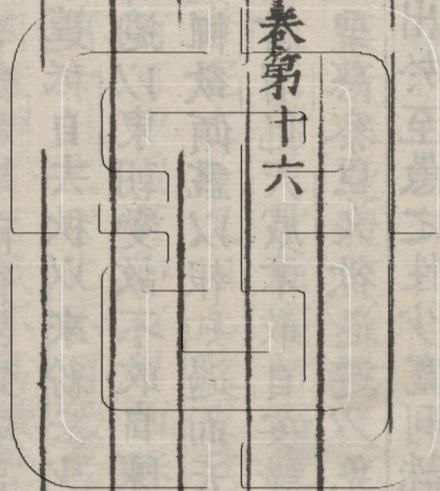
貼黃臣竊見章惇昔任樞密使與司馬先爭

論役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雜又曰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意差役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新害隨而復生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緩者有可以緩者如京東西保馬緩一日則民間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緩者也如後法歲月之間改更了當誠不為緩陛下謂悖豈欲破壞元豐故事者哉而言猶若此則元祐改更誠不為過矣

待罪劄子一首

臣以愚拙特蒙聖恩擢用不次備位政府已及三年報效不聞負乘爲罪前後累致煩言瀆天聽孤危之迹寢食不遑祗自去秋以來紛紜少止欲祈天請命力求補外適以東朝變故不敢自陳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冥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謹以遷入觀音院待罪伏乞聖慈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譏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之性少寬刑誅特賜屏逐以允公議臣無任瞻天瀝懇戰懼殞越之至取進止

樂城後集卷第十六



樂城後集卷第十七

元祐七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與聞幾政每懷尸祿之憂時及初生曲蒙好賜之厚使華臨賞親族增榮臣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臣念起自眎臣之微貧無甌石之積念屬馱之戒曾無求飽之心迨玷近班適緣乏使不稱是懼如醉其憂豈意生育之期復煩慶賜之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政本於惠禮從其隆萬物盛多如魚麗之時羣臣和樂有鹿鳴之喜臣竊牽以為饋助燕

私而不忘自顧何功敢竊大烹之養誓將圖報少逃
素食之饑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
羊酒米麪者孤矢之祥末記於生育廩庖之賜曲被
於渙恩祇荷寵靈豈勝愧懼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伏念臣少方志學曾蕪藿之莫詞長欲事親愧旨
耳之不贍雖居近列之寵常懷罔極之悲顧之遠謀
猥叨亟饋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約於奉已侈在
養賢躬周公吐哺之勞服大禹惡酒之戒特推觴豆

之賜以助室家之私敢不下酌民言助調國政庶無
覆餗之患以圖報德之方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謹言

笏記

臣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
米麪者獲貳文昌再經生育荐蒙慶賜之典仰承慈
惠之風食浮於人念素餐之可愧任過其量無令德
之足觀欲報之心未知所措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
屏營之至

元祐八年生日謝表二首

臣輒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老逢誕日泣親養之無從賜出天厨愧君恩之莫報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於窮陋晚被寵榮粗飯垢衣未改生平之舊嘉肴旨酒每驚日食之豐復緣載育之辰曲霑馭幸之典室家交慶心口自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儉以約身優於養士勅廩人而繼粟閔楊父之晚盛力行舊章以惠列辟德非易物澤配漏泉矧效異數之隆非復周行之比食無避難敢忘臣子之心志在屬厭更誦古人

之戒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輒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有惠以餼牽示同安於飽滿繼之麵蘖思共享於和平臣輒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自寒鄉幼被慈訓父篤教忠之義母有擇鄰之風孤苦積年衰罷無用每逢生日私竊疚懷敢期老病之餘獲霑好賜之末既醉且飽兼喜與悲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臣下之劬勞散廩庖之充積謂漿或不以而問雅作刺食每無餘而秦風變衰霈爲大烹度

越前世蓋視如手足俾知體貌之隆况門有桑蓬本
效馳驅之用欲圖報德誓以移忠臣無任感天荷聖
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輒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謹言

笏記

臣伏蒙聖慈之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詔書賜臣羊酒
米麵者枉蒙寄任空閱歲時每遇初生輒披好賜醉
酒飽德雖喜太平之風鳴野食苹未殺盡心之報臣
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門下侍郎劄子一首

臣竊觀今月內降聖旨臣轉官除門下侍郎伏以執
政近臣預聞國論可用才舉難以次遷苟以先後歲
月為倫必致忝冒沈淪之議况臣項由縣道擢實從
官首尾七年歷盡華貫逮居丞轄之地訖無絲髮之
功黽勉逾年慙負填臆敢期聖眷未已擢任愈隆臣
反覆思之始者既以不次度越衆賢今者又因見任
遷貳元宰前後僥倖豈可常然苟復冒居出納之司
不知進退之分公論不允必致顛躓况臣久以愚拙
誤蒙矜閔幸今命出未下勢尚可回伏乞聖恩念臣
孤危非有矯飾特寢明命以安微衷臣無任祈天俟

命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

免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久塵右轄無補於時進貳東臺有慙在列言莫宣於誠意聽未感於高明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頃以虛名誤蒙收錄旋塵近侍非有勞能咀嚙文詞本腐儒之事業彈治邪枉犯衆口之憎嫌及夫進貳文昌日侍軒闈隨衆出入得失何補於萬幾奉行文書勉強自慙者期歲此則聖主之所親見孤臣之所自知豈待人言難逃天鑒敢謂超升累級復進

崇階雜用負乘行自招於寇盜未嘗符獵食何取於鷄貊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舉賢選衆以拔士采其譽者必考其實聽其言者皆原其心如臣空踈自難隱伏特追成命以慰公言使聖朝無失於用人則臣愚若蒙於厚賜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臣轍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者喉吻之任密侍於禁中綸綍之行風傳於海內苟用人之失當於累上以非輕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西南陋儒墳文樸學非有過人之大節惟

守事君之小心無其實不敢居其名非其任不敢竊其祿任歷三世年逾半生奉以周旋未始夫墜今者乃欲以尋尺之材居棟梁之任以斗升之量受鍾鼎之箴雖欲欺君且非本志矧復躡等超累級之上遷秩非舊比之常靖言以思未見其可伏望皇帝陛下因任庶物照臨百官短長各盡其宜大小無失所養必其力有餘而後用則其任逾久而常新抑將多士皆賴以安豈惟微臣獨被其賜愚衷已竭天聽尚回臣無任祈天竢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謝太中大夫門下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詞免蒙降批答不許仍斷來章者黃闈之崇推賢是用四品之貴匪功弗加自慙迂拙之餘併荷寵先之及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政由家出德與性成盡心與民雖萬鍾無愛於國潔身由義雖一毫未嘗取人惟至清故大臣小吏不察而盡知惟至公故貴戚近習不戒而自飭臣每因雙日獲覲清光嘗恐病祿不中於規模固陋難逃於冰鑑方欲仰干聰聽少避衆賢敢謂末見瑕疵尚加進擢

豈以其拙直無欺罔之過而遲鈍少狂躁之心致此
誤恩濫於末品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人非求備
志在養賢將欲因鮑以致管生尊隗以招樂子拔十
覲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鶚之精廣而不遺多故致雜
臣敢不仰體聖意旁求哲人旣以寬寤寐之久勞亦
似救空踈之不逮遂此以往未知所裁臣無任感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再具
詞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掌轄逾年何補六
曹之劇納言置貳仍忝一階之崇雖曰次遷要爲非
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臣之事君理先審
已器小受大有滿溢之禍力薄負重有顛覆之虞臣
世本寒微技止文墨向者翺翔翰苑才殫於書詔之
閒總執壹綱力盡於議論之際至於參陪大政實匪
其人又爾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謀遠常恐見譏於匹
夫有若發冢何以折衝於下國方知難而欲退偶進
擢之非常貪戀恩榮已乖行意之義顧瞻中外豈無
潛德之人徒以天聽甚高異命已發循墻雖切反汗
無緣上累朝廷知人之明下愧明友責善之實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神淵默灼見羣臣之情運智密微
陰扶聖母之斷人惟求舊德用日新念臣嘉祐之直
言仕亦既久識臣建元之司諫心則無邪忘其鄙凡
日加親近身非木石猶有圖報之心恩隆父兄當驗
服勤之效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
稱謝以聞臣輟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進郊祀慶成詩狀一首

右臣伏覩今月十四日親饗郊廟禮成肆赦者恭以
莫大之儀成於一日無窮之澤施及四方歡聲所同
和氣畢應伏惟皇帝陛下奉烈祖之成憲蹈文母之

訓言臨御七年慎守一德人服孝慈之化物知仁厚
之心神祇降休麥禾荐熟長日既至舊章不忘以為
再享明堂未暇圓丘之大祀躬謁皇地久稽先帝之
遺言惕然不寧述而非作是用修合祭之舊補不講
之文人情所安神意昭答况復肆眚之令一寬於宣
頑已責之恩大弛於纍繫施仁於不報之地收福於
無求之中臣每侍清光略聞大旨勉強吟咏形容盛
明愧周頌之后之精深乏唐賦三禮之廣麗圖寫天
日自知難成閒雜風謠倘或有取謹賦皇帝郊祀慶
成詩一首謹繕寫隨狀上進輕冒宸嚴臣無任慙懼

激切之至謹進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幸以空踈獲陪元祀敢祈恩霑下逮無功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三年而郊百禮咸至上則六聖德澤洋溢於無盡下則四方奔走勞苦而不辭鳩工聚財講禮修器經涉累歲克舉舊儀斯皆恭儉足以感神仁聖足以服衆故得事舉如素禮成不違其於左右之臣豈有纖芥之助今當宁之美以謙而弗居相祀之勞雖微

而咸錄苟不知避將何以安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上屈至恩俛從私欲使無勞者不得受賜而辭寵者獲遂本心體天地無私之明厲臣下有耻之節聰聽雖遠懇誠必聞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告命以郊祀禮畢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者叨陪祀事已極忻榮貪冒寵光實增愧畏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以皇帝陛下紹統六聖臨政七年愛敬盡於事親故道要而用博絳始念於典學故德修而弗知間者

稽參古今並享天地人情既協神理弗違月朔以還
兩雪猶作齋宿之際風霾未除及夫晝漏盡而天宇
肅清月幾望而雲物晏燦執玉而進如將弗勝受福
以歸謙不自有衆庶如堵歡欣一詞此則聖性得於
自然臣下望而莫及曾何謏寵橫及無勞伏望皇帝
陛下徇固請之誠叔已行之命福昨既均於在列名
器豈宜以假人益慎子奪之權深屬廉耻之節眇然
微願冀在必從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陳免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謝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轍言伏奉告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
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許仍
斷來章者元祀告成靈貺昭答推廣乾坤之施普霑
臣子之私顧惟何勞竊冒斯寵臣轍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母儀三世坤載四方享天
下之養而非以厚其身攬天下之務而非以私其族
培附帝業保佑神孫譬如農夫之養苗耘鋤以俟其
長玉人之作器琢磨而望其成厲之以講學之勤示
之以聽斷之敏導之事天而天錫之福訓之祀地而
地應以和凡下民所以知戴吾君皆東朝有以啓迪

其意如臣等輩絕企光塵雖復因時以舉儀祇令以從事參備羽衛進執豆籩豈有勞能坐被光寵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因朕膺之餘慶錄左右之微勤以謂承天之休不可以專享及物之惠不嫌於過優致此誤恩首露近列辭避無所竊興莫違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臣轍言伏奉告命特加臣護軍進封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力尋具表辭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祇相元祀粗免弗虔敢緣均福之常妄冀

及私之寵重紆訓語祇益兢慚臣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郊廟之崇祖宗所敬先之以寬刑薄斂使民罔艱虞副之以繫案碩牲使神無恫怨民神胥協家國用寧願臣何人預聞庶政裕民之意詔令具存事神人誠威儀可效乃者密侍旒冕手薦璧琮眸容穆然而祇畏之心明羣工肅然而具教之意息聽於輿人之誦知有列聖之風臣目覩盛儀無周南之嘆位在近列有批前之譏首被恩私實增戰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二儀之博施襲累聖之成規霈然雨露之私無復賢愚之間勲封之錫深愧於勞臣田邑

之加幾至於成國功無毫髮恩積丘山臣無任感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轍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謹言

樂城後集卷第十七

